

医史文献

《傅青主小儿科》学术思想评介

江西中医学院 朱锦善

傅青主妇科,已广流于世。而傅氏之儿科,却为人少知,更鲜有发挥者。新近发现的康熙抄本《大小诸证方论》(山西人民出版社,1983年8月出版),有顾炎武康熙癸丑序云:“予友人傅青主先生,学问渊博,精实纯萃,而又隐于医,手著女科一卷,小儿科一卷,男妇杂证一卷。”说明了傅青主确有医书传世,他不但长于妇科,亦精于幼科和男科。今不揣浅陋,就其儿科所论,作一评述,并希同道指正。

(一)

傅氏儿科著作的传世本,大抵有三种。一为世行本《傅青主小儿科》,刊行于同治二年;一为陈士铎“敬习”版行的《石室秘录·小儿科》,刊行于康熙廿八年;一为《大小诸证方论·小儿科》抄本,据考出于康熙十二、三年间。据年代而论,抄本最早。据内容文字而论,三种本子大同小异,陈氏敬习本修改稍多,其中有发傅氏之微者,亦有悖违傅氏原意者。因此,在研究和探讨傅氏儿科学术思想时,应当互相参照,甚至还要结合傅氏的其它著作进行分析,以去粗取精,去伪存真。

纵观傅氏儿科,其内容主要包括有:小儿色脉指纹的辨证,小儿常见病证如发热、咳嗽、吐泻、腹痛、惊风、疳证、疳痢,虫证、火丹、胎毒、痘疹、脐疾、口疮、夜啼、尿血等证治方论。整个篇幅不多,但儿科方证大略已具,词句虽简而析理分明,是傅氏宝贵的儿科经验总结,有其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。

(二)

傅氏对儿科的辨证论治,崇尚钱乙的五脏辨证和论治。然而,他尊古又不泥古,不为前人所束缚,一切从临床实际出发,不求全而求验,宁缺而勿滥。

小儿辨证,以望诊为首要。自钱乙创“面上证”、“目内证”以降,历代医家多有发挥,然得失各半。比如面部辨色,前人多以按部位分属脏腑,以五色而主五脏。傅氏则根据自己长期的临床观察,认为察小儿气色,重点应在“鼻之上、眼之中间辨之”,不为机械的脏腑面部定位所束缚,较为切合实际。对于五色主病,他认为也非尽然。他提出:色红者主心热;色紫

者主心热甚而肺亦热;色青者主肝有风;色黑者主风甚而肾中有寒;色白者主肺中有痰;色黄者主脾胃虚而作泻。其中所论:色紫为热之甚,不仅主心,而且主肺。证之临床,肺热壅盛,气机不畅,发热喘憋的患儿,多有紫绀之症。又如黑为肾色,然亦主肝风之甚,何也?鼻之上眼之中间,山根色青为肝风欲动,由青而黑,是色之渐甚变化,肝风亦甚,理之然也,岂独肾寒?再如色白,为气血不荣,气血不荣由脾胃不足,脾胃不足痰饮乃生,上贮于肺,故曰“肺中有痰”。事实上,这类患儿体质较弱,常易感冒,咳嗽痰喘最多。可见,傅氏对小儿病证的观察和分析是细致深入的,于前人而有发挥。另外,傅氏还对山根部位之青筋、红筋所主肝风、心热,作了描述,值得研究。

傅氏指出小儿脉象与大人不同。大人看脉分寸、关、尺,小儿但看其数与不数,数甚则热,数不甚则寒,数之中浮者为风,沉者为寒,缓者为湿,涩者为邪,滑者为痰,有止歇者为痛。此处“涩者,邪也”,是客忤中邪之义。对于小儿指纹,仅分红、紫、青、白、三关而已,词简意赅,较切实用。

论治,以五脏寒热虚实论治为纲,扼要而实用。并侧重于临床上常见的肝热生风、心热、肺盛、脾胃等证治,对于肾寒之证,临床少见,未立其方。用药方面,以自拟验方为主,也用前人方剂化裁,但从不死守成方,皆以临床效验为准绳。

(三)

小儿之病,以外感热病和内伤饮食脾胃之证最多,这是小儿疾病的一大特点。纵观傅氏儿科,正是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一总纲,并且在证治上甚有心得。以致陈士铎在“敬习”辑录时,特将傅氏有关方证辟为儿科通治之方(共三方)。其中除第三方疑为陈氏所增补外(该方在其它傅氏儿科传本中未见,且用药法度与傅氏儿科精神不合),其余二方,一方通治小儿脾胃症,一方通治小儿外感症。兹试析之:

通治第一方,治脾胃症。据《石室秘录·小儿科》载,方组为六君子汤加神曲。该方实应为抄本《大小

诸证方论·小儿科》“小儿气色”证治中之治脾胃症方，其方为钱乙五味异功散加神曲、麦芽、淡竹叶。后者在传世本《傅青主小儿科》和《石室秘录·小儿科》中均有相同记载。后者乃傅氏儿科法度，而前者恐为陈氏修改，其所附随证加减用药亦与傅氏有所出入。小儿脏腑娇嫩，脾常不足，易于受伤。调理脾胃，贵在中和。燥烈则易伤其正，滋腻则易滞其邪。钱氏立异功散，其意即在于四君子汤中增陈皮，以健脾之中佐以助运。或谓于六君子汤中减半夏，避辛燥刚烈而取平和柔润。此乃得小儿脾胃之奥旨。傅氏承钱乙制方之旨，结合小儿易伤乳食，食滞化热，脾胃易伤，虚实夹杂的特点，在异功散的基础上添加消导之曲、麦，清宣之竹叶，消补相宜，通治小儿脾胃诸症：“或吐泻，或腹痛，或不思食”等等。所附随证加减法：有痰加半夏、白芥子；口渴加麦冬、黄芩；有寒加干姜；吐加白豆蔻；泻加猪苓；腹痛按之大叫者为食，加大黄、枳实；腹痛按之不叫者为寒，加干姜。皆颇切实用。

通治第二方，治外感症。据《石室秘录·小儿科》载为：柴胡、甘草、桔梗、半夏、黄芩、白芍、白术、当归、茯苓。此方实即源本傅氏儿科诸传本所载之治小儿发热“万全汤”，其方：柴胡、黄芩、苏叶、神曲、山楂、甘草、茯苓、白术、白芍、当归、麦冬。冬加麻黄，夏加石膏，春加青蒿，秋加桔梗。有食加枳壳，有痰加白芥子，吐者加白豆蔻，泻者加猪苓。小儿外感，发热最多。纯阳之体，感受六气，最易化火伤阴，故在临床上每多表里同病、寒热互见、邪盛正伤。这是小儿外感疾病在发病和病理传变上的重要特点。傅氏立方，寒温同用，表里双解，外散内清。考虑到小儿外感易夹食滞，而佐以消食导滞；易化热伤阴，又适添养阴扶正，用意可谓深远。其随时令及病证变化之加减用药，亦甚精当。比如冬寒加麻黄辛温发散；春温加青蒿轻宣透泄；夏热加石膏甘寒清凉；秋主燥令多伤肺络，加桔梗以清宣，甚合经云随四时而调之的大法。

(四)

傅氏临证，精于析理。“治一病必发明受病之因，用一药必指示用药之故。”（《大小诸证方论》顺序）比如治小儿呕吐，傅氏指出：此症虽胃气之弱，亦脾气之弱也。小儿恣意饱食，不能消化，久之上冲于胃口而吐。治以六君子汤加神曲、山楂、麦芽、砂仁、干姜。陈氏敬习本更指出：治吐必先治胃，治胃必先治脾，脾胃安而化导速，自然下行，不至上吐。况方中加减得宜，消补有法，安有不奏功如神者乎？又如治小儿泄泻，傅氏分寒热而治之。热泻者，其证身如火热、口渴舌燥、喜冷饮而不喜热汤，用泻火止泻汤：车前、

茯苓、白芍、黄连、泽泻、猪苓、麦芽、枳壳。寒泻者，其证必腹痛而喜手按摩、口不渴而舌滑、喜热饮而不喜冷汤，用散寒止泻汤：人参、白术、茯苓、肉桂、甘草、干姜、砂仁、神曲。证治井然，其理显明。陈氏敬习本更有进一步阐发：热泻方，“车前、茯苓、泽泻、猪苓，皆止泻分水之圣药；白芍以平肝，使不来克脾；黄连清心火，不来助脾之热；用麦芽、枳壳，消滞气以通水道，不必止泻泻自止矣。”又寒泻，本与“五苓散可也，然而五苓散尚欠补也。盖小儿至于寒泻，未有不伤脾气者。五苓散无人参，仅能止泻，元气不能顿复。”这些也都说明傅氏在临证中还充分地注意到小儿生理病理上的特点。又比如惊风，素称幼科大证，然明清以来，认识混乱，治法多乖。傅氏从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出发，主张清热平肝、佐以健脾为治（含治肝实脾之义），不用辛窜重坠之品，并一再申明“断不可以风药表散之”。认为“小儿阳旺则内热，内热则生风，是非外来之风。内风作外风治，是速之死。”他针对当时的错误认识，提出严肃批评，这在惊风的学术争鸣史上也是值得一提的。

(五)

傅氏用方，多自拟制，尊古法而不泥古方，在用药上也甚有心得，值得研究和临证参考。今举一二，试以说明。

白术，为健脾要药。但傅氏却在治外感症中常常重用。查其《大小诸证方论·杂症》中有“发汗奇法”一节，云：“此方妙在以白术为君，盖人之脾胃健，而后皮毛、腠理始得开合自如。白术健脾去湿，而邪已难存，况有荆、防、苏、梗以表散乎？”由此不难理解他在上述治小儿外感症通治方中用白术之含义了。在此还必须提出的是，傅氏治外感，在小儿用白术必与白芍配伍，在成人则单用之。因小儿阴常不足、阳常有余，外感发热又易伤阴液，白术健脾发汗，白芍育阴敛阴，相互为制又相得益彰，可谓深得儿科之奥。

再如神曲，傅氏认为，它不仅化食，而且消痰。他在《大小诸证方论·杂症》“治痰方”中云：“此方中之用神曲，人多不识其意，谓神曲乃消食之圣药，非化痰之神品也。殊不知痰之积聚稠粘，甚不易化，惟用神曲以发之，则积聚稠粘开矣。”小儿之病，每多夹食，食滞伤脾，又易生湿生痰，故神曲之用，一药兼取二效，可资临床借鉴。

以上所论，仅就傅青主儿科中之要者，加以评析。傅氏医学著作，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切于实用，不尚浮华，是作者长期的实践经验的结晶，可验可效。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。